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► 羅姆人：一群質問所有民族的不被承認的人口

Les Rroms: Une Population Méconnue Qui Interpelle Toutes Les Nations

doi:10.6752/JCS.201006_(11).0006

文化研究, (11), 2010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1), 2010

作者/Author : Jean-Pierre Dacheux; 金芙安 (Anne Guinaudeau)

頁數/Page : 104-108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 : 2010/06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：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006_\(11\).0006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006_(11).0006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羅姆人：一群質問所有民族的不被承認的人口

Les Rroms:

Une Population Méconnue Qui Interpelle Toutes Les Nations

Jean-Pierre Dacheux

金芙安 翻譯
Anne Guinaudeau

在歐洲，有一群不討喜的人。

為數一千兩百萬。

他們居住在歐洲已有七個世紀之久。

他們源自於印度的北部。

他們的生活方式引發各國人省思。

這群自稱為羅姆人的歐洲人。

羅姆人在羅姆語指的是「人」。

羅姆語來自於梵語。

羅姆人時常被非羅姆人稱呼「茨岡人」(*Tziganes*)。

羅姆人稱呼非羅姆人（我們）為「gadjé」。

羅姆人在政治與哲學問題上引發我們思考。

他們如同猶太人般遭受了納粹的種族滅絕。

連續好幾個世紀，如同黑人般，他們在羅馬尼亞成為奴役制度的受害者。

他們稱自己為「沒有疆土的民族」。

他們拒絕土地專屬任何人。

羅姆人或茨岡人存在於歐洲大多數的國家。

他們以家庭為單位生活著，並且有強烈的團結感。
他們主要以手工業或交易謀生，很少在企業裡工作。
他們不是遊牧民族但是常在移動，因為經常被迫遷移或趕走。
我們忽略了他們是如何生活了數個世紀還未消失。

在法國，他們被稱為「遊人」(gens du voyages/travelling people)。
雖然他們大多數的人根本不旅遊！
英文的**travellers**一詞有不同的意思。
「遊人」是一個官方指稱，而在歐洲沒有其他類似的等稱。
這樣的稱呼避開了對這個少數民族的清楚指稱，因為法國並不承認任何少數民族！

儘管如此，從數量上來看，羅姆人是歐洲的文化少數民族中首要的。
他們一小撮一小撮地定居在美洲與其他大陸。
他們在聯合國有代表。
他們在歐洲理事會（共43個會員國）有自己的代表團。
有兩個羅姆人以歐洲議員的身分坐在歐盟議會殿堂上（共27國家）。

羅姆人被排斥、驅走、拒絕，因為他們不融入。
他們有強烈的文化認同，他們不願放棄。
他們最大的恐懼是變成一個「gadjé」，被迫要採取和我們相同的生活方式。
他們生活在我們當中卻不像我們。
正由於他們使我們質疑自己的確認性，因而激怒了我們。

羅姆人使我們懷疑自己的社會模式。
他們為自己工作，但拒絕就業，或者成為一個受薪雇員。
他們特別看重身為公民的自由，但很少或甚至根本不投票。
他們的孩子去學校學習閱讀，但不就讀。
他們在 / 從自己的家庭中接受主要的教育。

羅姆人不是用書寫來表達他們的生活哲學。

他們很少成為作家，多數都是音樂家。

他們在音樂的藝術領域中影響甚大。

吉他手、小提琴手、鼓手，彼此隨處都可碰頭。

唱歌與跳舞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羅姆人或茨岡人從不被承認，甚至被厭惡。

他們接近大自然，不受約束的生活風格被認為很可疑。

他們被視為「偷雞的」或甚至被稱為「綁架者」。

他們的貧窮（也可說是某種富裕）令人吃驚：怎能如此生活？

因此，警力總是近身看管他們。

羅姆人沒有國旗但有自己的標誌，一個民族的標誌！

以兩個長度相同的橫條表現——上面的橫條為藍色，下面為綠色。

以紅色的輪子為底圖，代表自由、移動、受難。

這描畫了一個困苦的人生旅程於天地之間。

除此之外，輪子也呼應了印度脈輪的根源。

羅姆人有首國歌：「Gelem, gelem」，是一首向逆境吶喊的歌。

它收集了關於無盡旅程與非中斷的迫害主題。

這個歌譜於1970年。

有些羅姆人不知道它的存在。

但他們都能從這首歌的哀怨中自覺到自己的處境。

長期以來，羅姆人被視為遊牧民族。

但他們今日大多數都是定居的。

在法國，一部分的茨岡族群（也被稱為Manouchess / Manush）擁有露營車。

這些活動房屋替代了馬車。

雖然他們擁有一棟屋子，羅姆人仍然運用他們的想像力來旅遊。

羅姆人不是聖人，但也不是強盜。

他們中間有些人坐過牢。

然而，只有很少數的犯罪者生活在其中。

偷竊是「生存行動」，並非常規活動。

使用「gadjé的錢」來生活並不被看為羞恥的事。

羅姆人挑戰我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人類本質的問題。

若不採取大多數人遵從的習俗，生存如何可能？

在無時無刻、無所不在的被拒絕的處境下，如何能生存數世紀？

這群歐洲人（羅姆人）與當地居民有何連結嗎？

這個與無人虧欠的大地之母的連結，是否就是它的符號？

從羅姆人的觀點看來，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再次受到質疑。

如同，居民與公民、種族與國族、少數群體與社群的觀念。

以及，領土與母國、所有權與歸屬感、代表權與民主的觀念。

甚至，遊牧民族與自由運動、普世主義與世界主義的觀念。

最後，我們對二戰的屠殺與種族滅絕、共和與聯邦體制、多元文化與去種族差異的觀念。

整體政治哲學的集合，是為了瞭解這群無國的人民。

他們的語言、歷史與延續性，定義羅姆人為一群人。

他們在哪一個國家定居，那一個國家就成為他們的國家。

羅姆人是世界的居民，雖然自己或許沒意識到。

他們成為歐洲人之前，就已是地球人。

這無聲騷動力量的存在令我們不安。

作為現實的世界居民，他們並不是無國：他們擁有好幾個國家。

他們喜愛他們居住和遊歷的地方。

他們認定歡迎他們的國家並且重視它。

他們奪取土地的靈魂且不放棄自己的身分，就反映在他們的音樂上。

羅姆人仍然是存在的矛盾。

雖然他們不願意，但他們依舊獨自生活著。

行政機關並不想將他們視為異類，卻仍然如此作。

羅姆人與gadjé彼此吸引卻又彼此排斥。

這種矛盾的平衡已經持續了千年！

令人驚訝的是，我們竟可以從這民族學習到許多且複雜的事。

今日，它顯示為一種詰問的有用來源。

因此，適應一種簡單生活的能力開始成為有代表性的議題。

接著，重複利用廢棄物品的天分也成為有代表性的議題。

羅姆人面對各種不同政治制度所具備的彈性仍然是一個謎。

當我們談論「生命政治」時，這群人非常切題。

傅柯(Michel Foucault)所創造的新名詞召喚一種新的力量。

生命權力不再關乎領土，而直接關乎人們的生活。

對他者施行權力，以及在自己身上與為自己施行權力兩者之間，將有持續的衝突。

為了生存而持續奮鬥數個世紀的羅姆人，有著切身的體會。

在台灣介紹這群歐洲人，似乎不是很恰當。

但事實上，羅姆人挑戰了各種普世性的議題。

更好的是，他們質疑了現今的議題。

質疑人們與地球、大自然、工作……的關係。

質疑文化的延續與人類的多元性。